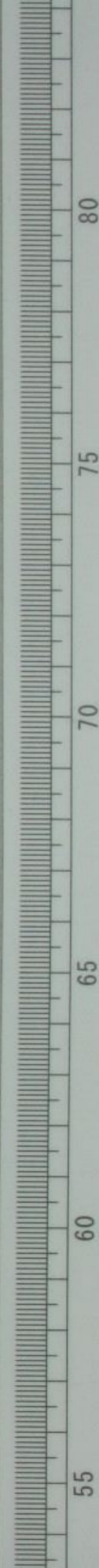




六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12



文庫 11
D 263
12

後漢書卷之六十上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上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

士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

善圖緯能

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

○劉歆曰案文劉歆上少

一與拜代郡中尉

○劉歆曰按郡無中尉當作都

時匈奴擾亂北邊

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

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

帝使偏將軍隨第屯代郡

隨姓第名也第音悌

竟病篤以兵屬

010190562080

第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

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

則不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

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

之人謙稱也僧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

見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竊自

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

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

見智伯窮兵必亾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

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

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援

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

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

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

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時

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

以加謂智果陳平也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

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

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

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

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

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

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

赤制解見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于幽室文雖微隱

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

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

王氏雖乘間逾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

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鬻分三輔舊事曰鬻切干

段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徘徊也論者

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

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

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辰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星北方

謂出入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

街歲星不舍氐房前書曰昂畢間為天街氐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于氐

房今不合之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

是變常也

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前書天文志曰卯為房心宋之分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

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

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

亾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眾星曰羽林天軍筭或作并或裴回藩屏或

躑躅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

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

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皆大

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徃徃錯互

指麾妄說傳相壞誤劉敞曰案文壞當作註註音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之由

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

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

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

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代紂上祭于

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也夫仲夏甲

申為八魁曆法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八

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

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
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

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

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

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

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

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

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

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

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允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

先祖之道圖讖之占眾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

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

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

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

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為淄川王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

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

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干也宜密與太守劉

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

班固曰棲

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

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

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

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

茅焦于秦豈求報利

秦始皇遷太后于咸陽宮

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

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况書諫之文

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

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

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

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竟終不伐其

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

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

表中

說文曰綈厚續也綈音提

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

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

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孟都者舊

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郡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

學以夏侯尚書相傳

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

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袁

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

自是朝廷災異多

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

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

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

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

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

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為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

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

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

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

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

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后

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鄧

騭應輔臣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健為不應州郡三公之

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

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

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

賦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二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

宜蠲法改憲之道

蠲明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

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二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

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

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

陰私也

明

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構姦廢退

阿母順帝乳母

山陽君宋娥也

後二年中常侍張達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

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闔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

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于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羊宋阿母與宦者蔡計封李元華蠶姦氣張帝崩母遂昇夷家妣瘳又言劉亞也風吹黨當受厥劉母人至冬承詠煥災太操飄終京儼交二賦變

後漢書卷之六十下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

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

也星筭謂善天文筭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

扶用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

蘇州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

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

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
遂終身不仕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
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
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
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
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
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
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
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
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

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
生封錄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

伏惟陛下躬日

昊之聽溫三省之勤

論語曾子曰吾
日三省吾身也

思過念咎務消

祇悔

祇大也易復卦初
九曰無祇悔元吉

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

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

修理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

德關雎政本

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本
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

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

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

籥如笛
六孔鼓

伏見往年以來

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炎光熾猛驚

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

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

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

復太學永建六年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

去奢即儉帝工記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

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諭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毫在偃師夏后卑

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

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

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

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

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

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

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

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

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

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音庇

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

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

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易繫辭此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

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

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

候參察衆政京房作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

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

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

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

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法一

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

為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以災變分六十

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

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

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

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

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

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

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

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

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

斗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四釜為鍾也○劉放曰注四斗為豆案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為鍾四當作十

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與致升平其可得乎

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

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

事愈甚所謂大網疎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

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

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

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鎖鼎鑊死不敢恨謹詣

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顛

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

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

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

有關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

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

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諸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

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蒐
 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
 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
 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
 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善治之官春秋考異記曰
 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
 徭之府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
 令四十五事二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
 何罪不敢誣謂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

舍齊南郊雨大澍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

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

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旱也願陛下

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

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

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暮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

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時天

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為善一歲天

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暮從今日至明日也

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顛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青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

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稽

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于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

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

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

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

星。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

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

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

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

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

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

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以往，將遂驚動。涉歷天

門災成。戊巳。戊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

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緼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

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宋景以延年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

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

餘度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

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

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成盛陽之精也天文

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

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

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

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

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

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

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

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

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

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

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天善言天者合於人

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

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

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

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參星下四小星為

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

火也

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候故曰大

辰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

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

北極亦為

大辰

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星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

所以孛一

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

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

宿主兵其國趙魏

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事故主兵鼎畢之間

并魏之分也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

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

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

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

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

回易也

金精之變責歸上司

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

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月丙午遣太

尉服于戚建井旗

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

火宿也鳥隼曰旗也

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旗而建之也

書玉板之策引白氣

之異

書祝辭於玉板也

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

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

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

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

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

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

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

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

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

謹在中台謹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

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陵崩川絕山谷不流

責之司空五穀不植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

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

謬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

異人同咨咨嗟歎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月二月巳丑夜

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

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

姓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

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暮謂以三暮之法推之也詩汜歷

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

為之十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

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言神在戌

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

雌秘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君

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

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

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

不離於道也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

太子時廢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

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戌仲

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

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春至今適三

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宜因斯際大蠲法

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

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

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顛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

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

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

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公

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

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

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

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為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

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

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

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辰轉機以動運故三百

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

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

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

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

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

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

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

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

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

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顛又上書薦黃瓊李

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

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

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剡舟剡楫

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

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

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

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

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臧否謂

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

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

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

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

與矣翔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

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進無

所趨無賞罰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

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

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

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四始謂

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

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

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

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

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

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

言明於變

異消復之術也

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

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

成

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

善人為

國三年乃立

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

以勝殘去殺

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

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

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

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

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

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

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

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

子奇穉齒化阿有聲

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

大化見

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

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

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

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正

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

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

禮記正月

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順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

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

循軌，四時和睦。

五緯五星

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

錯逆，霾霧蔽日。

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

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

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

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

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

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

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

帷幄謂謀謨之臣也。

何天戒之數見

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

獲斷金之利。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

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

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

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

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

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

坤為地震，為雷。雷在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以開

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

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解，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

百果草木皆甲拆也。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

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

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

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辭也。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

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富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

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

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

聲乃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

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

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

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

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

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

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剋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

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

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

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

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

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

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

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

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

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

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豕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

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臣聞皇天感物不為

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

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

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

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

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百丈

庶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

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

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

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

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

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

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

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

拜郎中辭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

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種羌寇隴西

略如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

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

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

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

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

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

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

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

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

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

常道

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

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

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

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

太白

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星也

於

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

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

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

執法竊謂迫近也

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

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

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太寒殺鳥

獸害魚鱉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

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

竹栢葉有傷者

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

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

續漢

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謀

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

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

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

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

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

豪強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

法網瓚與功曹岑晊捕子禁付宛獄等殺之

而陛下

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

採察

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

而嚴被譴讓憂國

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

公三畧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自陛下即

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

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

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

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

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

雲同日死也

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

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

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

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

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

者多非其罪鬼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

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大姒文

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賞且修德省

母兄弟十人也

刑以應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于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如忌則子孫衆多

也注云螽斯蛇蟠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如忌唯蛇蟠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

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延熹七年也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尺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

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

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

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

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

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瀆池君子之咸陽過瀆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

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始王逃

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史記曰始王崩於沙丘平臺王莽天鳳

之死於沙丘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

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龍墮地死黃山宮中後漢誅莽光武復

之補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與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

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

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隕

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

于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人或刻其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劉歆曰盡取石傍舍誅今隕扶風與先帝

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

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

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入臣以為河者諸

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王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

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

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

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臣

前上琅玕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

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

布穀一名戴紕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紕音女

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間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

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

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今當出

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

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

獄為劉瓚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

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

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炆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

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

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

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

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今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孝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

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潘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

幹而殺之范睢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

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為妻常與沈酒於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龍真龍游

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

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

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

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

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

之事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

傳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

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

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浮屠不

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

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

血遂不盼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血穢耳守一如

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

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

聞狀劉攽曰案文詔當作詰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

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

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

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

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

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闢人也絳

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

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者趙

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

昌盛也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

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于吉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

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

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

初順帝時琅玕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

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

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

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為介

道首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而丹目合平吾之道迺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

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

作符書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樓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

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

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帛頭鼓琴

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

即催斬之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平太

懸首于市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材人失

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四時失陰

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祖之也又曰天

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

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有司

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至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

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蔽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

審穀梁序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也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徵蘇竟飛書清我舊陰

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災戒寔由政淫書云解字

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武皇帝紀父梵為蜀郡太守彼少有

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

為上谷大尹王莽改太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

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各擁眾保營莫

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

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

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

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

為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為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

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眾保營莫

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

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

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

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猾惡寇

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

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

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

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

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

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君

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

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亥雅反襄城召

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

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

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

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

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

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

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

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

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

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

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

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

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傲傲急也且匈奴未安欲

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力

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劉攽曰案隨字至

隋時方去之單作隋今此宜作隨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亾入匈奴伋

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

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

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

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

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

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

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

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復使之河

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

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

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

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

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

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拜反治

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用力少見功多百姓

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

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

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

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反

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

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

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

弓也橐韜也音高詩曰載橐弓矢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

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

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

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

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

之師驚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

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

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壘軍壁厲勉也士卒之

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

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此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

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

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

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

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

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

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遭陸

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

稱劉敞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為牧養也奉職無効久竊祿

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

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

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

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

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謹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第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

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

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

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

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百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

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

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

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身處

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劉歆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奮既

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

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第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

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

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

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

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

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

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

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

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

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

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

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間為右

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

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

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

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

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

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

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

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

謁范為功曹謁請也會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

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危替亂邪鄭玄注禮記曰替目不明之貌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

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

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

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

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

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

貫赦也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

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放曰按虜人當作

入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

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

頭爇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

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

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

犇藉死者千餘人犇藉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

頗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

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

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絢音則護

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

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

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

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

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

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卒于家初范與洛陽

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瑯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

矣

信音伸

若夫高祖之召欒布

欒布梁人為人所畧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

大夫使于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

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言高帝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鄆人也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舉之為茂才也

遷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阿縣東

永初中西

羌寇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

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

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

也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

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

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

阿曲也

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
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
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
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
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
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
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
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
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

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
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
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
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
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

公有高名性强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
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

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

後漢書卷之五十三
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
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
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

武原縣屬楚國故城
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

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
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
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
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
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

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
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
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暲爲美陽
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
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
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
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暲爲司隸校
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暲又因刑其尸以報昔怨不韋

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讐鞭平王之尸餘見冠榮傳乃藏母於武都山中

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

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剋會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

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廩芻稟藏音工外反垣牆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廩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嵩

之寢室出其牀下值嵩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

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

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

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

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

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

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

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

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

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
靡資強讐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大阻官府幽絕埃塵
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
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
斷首以毒生者毒苦也使嵩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
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
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
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嵩素善後
奐頗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

不詣熲旣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嵩事
以爲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
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
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
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
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
破及段熲爲楊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
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

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

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

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

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

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

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

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也，賦與

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

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

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

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

不震懼，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

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

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

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

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

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

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

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

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裯音

十勞反

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

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

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

騶騎士也

其所之往

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

以示之

緼故絮也

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

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

年四十八遺言薄歛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

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

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

聊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為

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

璠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

說文曰璠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

似鶯翡翠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璠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

前後刺史率多

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

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

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

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

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

活

○劉敞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

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

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

二元屢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于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

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

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

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

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到輒發

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歛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剥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

詔書畝歛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

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

畝而鰥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

盡力于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鰥鰥子也公羊傳冬鰥生此言鰥生何上變古易常也

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

益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

亾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亾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閔康傳
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
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亾國以譬
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
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
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萬餘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
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
康孫尚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豪險遣孝廉
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
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

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
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
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
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厄死者將半朝廷
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少子績仕吳爲鬱林太守
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

有名稱

績字公紀
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定南楚民作謠言奮馳
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

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
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

南故曰

堂任良肱

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

二蘇勁烈

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朝

朝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勝反

朝學善短良祿當執此平曾歸吏術剽竊此昔也
怒其中道拜于謝為腹中少于餘廿吳為鬱林太守
祿卒年十宗慈百餘人盡歸繼以受香泔半博我
皆能外毀扶暮亦絲地而人受嫡二平地留且翁發
誅經策文東圍地樓重泉固守吏士有去受朴則昔
其地並閉門不嚴內外輝散此以噤之此術大慈此其

後漢書卷之六十二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
甫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

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
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
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乃開
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

灌注酈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
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九亭陂東樊氏故宅樊

行漢書卷之三十一 樊豐傳

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

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債音側界反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

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

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

長羅縣名屬陳留郡

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

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

在射水之陽水經注

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

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

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

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

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

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

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也

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

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駟騎臨朝乃告勿令

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

公朝訪逮不欺哀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

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

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冤神

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亭悲傷其言而竟不

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臧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

臧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

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

匹謚曰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

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

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

七人合錢五十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

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

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

劉放曰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輒擇善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食善人者乃若

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

道實廩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

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

殊間哉言不異也間音古覓反

儵字長魚○劉放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為字也又

按儵弟名鮪知作儵無疑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

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

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

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復

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

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瑯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

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

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

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

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

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

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弒逆之事也是

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

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榮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榮放

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

臣之義也上榮音薩○劉敞曰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按文其當作爾臣等以荆屬託

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

放曰按文今當作令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

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

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

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

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宏為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即為

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

十年儵卒贈助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

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亾失官錢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

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

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汁滓相

將也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

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並令從之長

子汜嗣以次子郴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

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

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悉推財

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

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

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准父瑞好黃老，言清靜

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

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

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

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

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

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

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

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

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

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堵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也。

也歸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

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

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衍衍和樂貌也詳

覽羣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

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

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

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言永平今學者蓋少劉敞曰案文蓋當作益遠方尤甚博士倚

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談談之辭談

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

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

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

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

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

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

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孝廉傳

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

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

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

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饑而不

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饑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猶甚

也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

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

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

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

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

太官尚方考功劉攽曰考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上林池籩諸官

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

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籩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為禁籩也實

減謂實覆其數減之也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

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如此則

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

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

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遣使持節

慰安尤困乏者徒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

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先時

零羌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兖州時又遣光

祿大夫樊豐呂倉分冀兖二州廩貸流人也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

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

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嗣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

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

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到部開倉廩食廩給慰安

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

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昔年間穀

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

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

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

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

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于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

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

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

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

五縣並屬南陽郡也

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為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

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

者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

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悺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為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四十一
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敵徒
日南識第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
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
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
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奸
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
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

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
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
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
望誠爲盈溢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缺
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臣蒙陛下

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
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

邪亢龍有悔

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

悔吝之
災也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

眇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

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

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

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

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

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員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

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

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

能不與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

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

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

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

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

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

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

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

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

為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陽也音紂慶弟博為滎強

侯滎強縣屬汝南郡在滎水之北博第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

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

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

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

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

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眾

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

主光武女也公主驕妬豐亦狷急狷疾也音絹永平二年遂殺

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

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

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

形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

竈令婦孝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

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

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

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後恂恂

苗胤傳龜襲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十二月二十七日陰寒也

後漢書卷之六十三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
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
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
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
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
為從事岑後為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
乃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

後漢書卷之六十三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
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
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
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
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
為從事岑後為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
乃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

後漢書卷之六十三 朱浮傳

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

備也左傳曰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

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寵亦很强兼負其功

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

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也曰蓋聞智者

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

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

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

奔共也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有佐命之功

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臨人親

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

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

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

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

以屋為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

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而不

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

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

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

梟鴟之逆謀梟鴟即鴟梟也其子適大還捐傳世之

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

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

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况字也况爲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

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

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

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

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

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

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

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

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

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

也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

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

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

愈猶益也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

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

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

能救之乃上疏曰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

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

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

爭疆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

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

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

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

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

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

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

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

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

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

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上曰弛釋下也

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

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

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

未克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

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

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

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

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大矣浮不忍以浮

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

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

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

臣聞日者眾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

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

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

也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

類也

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

宥寬也

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

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

明哉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

然以堯舜之盛

猶加三考

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

大漢之興

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

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

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

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

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

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

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

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

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

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

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見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

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

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

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

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羣下

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

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

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猶重也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

是五年即得再閏

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

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

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

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

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

建太學造立橫舍

橫學也或作黌義亦同

比日車駕親臨觀饗

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

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

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

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

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

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

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

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

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

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

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

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

國失禮求之於野

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臣浮

幸得與講圖識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

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

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

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書

曰明清于單辭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

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

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

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殛誅也音紀力反浮

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

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

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

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矣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

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

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

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

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

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

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

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

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

篤乎賈誼曰廉耻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削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

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

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

引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

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

城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各揚

也○劉敞曰食菜馮城秦秦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菜當為采音乃為菜耳

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以

待所歸待真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友成一作反城稱兵先與

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亾歸魴魴

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

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

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為報恩

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是。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

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魴力

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

帝至，皆自髡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髡。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負鈇鎖，說

曰鈇，剗刃也。鎖，檻也。音質。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

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

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

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

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

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

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
為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鮪持節起原陵更
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
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
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鮪性矜嚴公正在位
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
國留鮪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鮪車駕發後將緹騎
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
官給牀蓆子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
為五更詔鮪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

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
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
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
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
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劔佩刀以班犀
飾劔也紫艾綬艾即
盞綠
色也其
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
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
第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
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
諭反歲入穀三
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

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

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閭顯江京等策免

復為衛尉卒子代嗣○劉放曰子世為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

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代卒弟

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光和帝時詔封楊邑侯

○劉放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亦以石寵官至城

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

陽郡俗本為緝者誤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

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

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劉放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

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修縱同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

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

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

全者甚眾延從女第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

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

同縣人

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

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

今潁州女

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

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

而死延率掾吏

○劉放曰案郡有掾有

殞于門外百

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

曹

富姓宗名

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

嬰輔齊鹿裘不完

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

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

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以約

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

被誅臨當伏刑孽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

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

后園陵在焉

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

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

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

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有遺

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鐘簾衛

守小黃有祭器籩豆俎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

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蘖皆

諳其數

株根也蘖伐木更生也

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

今汴

後漢書卷六十三

虞延傳

古

州縣也 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

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

故貫御史罪也 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

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玉况辟

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

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

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况為司徒玉姓

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

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

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

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

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

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

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

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

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

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虞延傳

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爲明三年徵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

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

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

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即功曹從

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

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

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

子仲少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

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

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爲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

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

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從祖吉宣帝時

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

為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兖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侯弘少為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也

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

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

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

以疏引贛疏書也贛被收捕疾病於道亾沒妻子閉繫

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

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

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

顯名拜為駟令駟今兖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

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駟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駟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

守謝承書曰弘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

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輻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四遷建初為尚書令劉

放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舊制尚書郎限

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

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孝反請使郎補千石令史

為長劉放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帝從其議弘

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

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

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

名為東冶後改為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

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為

常路今謂范曄時也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

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庫所藏之物

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

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

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以為故事在位

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

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
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
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
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
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
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

叔或作升

初仕郡為功曹時大

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
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

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

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

剖符解見杜詩傳

舉止進退其可

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
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
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
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勤為司
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
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
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以勝為平原

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

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為

安帝○劉敞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祐章以衆心不附遂

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

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

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

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

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

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盡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乏

萬夫之望詩云顯顯昂昂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疊地有既安之

勢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

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

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

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

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答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

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祭虜也鮐用降帑延感歸囚

鄭竇怨偶代相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萬夫之望是萬夫之望王無繇天之靈也亦謂安之

周章良非負圖之精畫風公負滅王圖與雷共

之華必資非常之會對夫舉無義矣志行存全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子松 竦 曾孫商 玄孫冀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

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

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

馬延生統以貲千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

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

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

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

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

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迺請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為王○劉敞曰注吾自為案前書云自吾為今統內有尊

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賁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

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

後漢書卷之四
卷之四
二

極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堯殺三苗三王有

大辟刻肌之法

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臠刑

故孔子稱仁

者必有勇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為勇也又

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人為非曰義繫亦孔子作故辭稱又曰

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

令定律誠得其宜

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

文帝寬惠柔克遭

世康平

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帝典曰高明柔克

唯除省肉刑相坐

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

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

餘則仍舊不改

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

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

律

凡首匿者每為謀首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

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以破朋黨以懲隱

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

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

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王嘉字公仲平

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數年之

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

於體者傳奏於左

體政體也傳音附

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

時撥亂

撥亂代反之正

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

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考察量得失宜詔有

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

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

日久豈一朝所釐

釐猶改也

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

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

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

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

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

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

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

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

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尚書呂刑云士

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咎繇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貞仲反下同

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

厝置也

衷之為言

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

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

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所以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

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

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

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建平

哀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羣輩並

起從音子用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

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

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

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畧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劉敞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云前代所未嘗有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

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

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

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

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

皆有議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

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

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

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

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

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

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

兄永元中擢為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

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

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祖南土歷江湖濟

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

陽海止至巴止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

悼騷賦

賦繫玄石而沈之

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行雖離讒以鳴

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尹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

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

兮抉目皆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

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

平濯德兮絮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

推兮六卿卒強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

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

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

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未媛兮騁鸞輅於犇瀨歷蒼梧

之崇丘兮宗虞氏之後父臨衆瀆之神林兮秉勅職

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轍而

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達指兮何楊生之

欺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顯宗後詔聽還

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

七序

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

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

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

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

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

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

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

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二女肅

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

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

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

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徒九真

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

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

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禪字也奏記三府以為漢家

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

申議求申理而議之也大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

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

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以來母氏莫不

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

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

調妻媼媼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克

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

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

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

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

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

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故云所天

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櫟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

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姊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姊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妾門雖三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

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

可復生母氏年姝七十姝猶過也及第棠等遠在絕域不

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

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嫫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嫫止宮中

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

十萬嫫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

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

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

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

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也朕

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

帝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

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婕妤父為順成侯

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為思成侯各置園廟也竟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

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嫫及扈備禮西迎竦喪

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

著名主知棺槨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十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纒為之匣字或作

也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

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
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
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
疎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
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
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
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
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

金吾二年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

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

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

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

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

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
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
友著于閭閻明信結于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
而不益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
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衣裘裁足
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

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宜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遽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遠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

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

逵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

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

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表虞首惡也曷為序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

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

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

者眾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事引牽而成大也非所以

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

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

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補益朝廷

必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

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王哈以貝士飯以珠哈以貝也百僚勞擾紛華道路

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方今邊境

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

即時殯歛歛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

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

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

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劉攽曰案文多一

之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

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為梓曰黃腸也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

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賜謚忠侯

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

東觀記云初帝作誅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也子冀嗣

冀字伯車為人鳶肩豺目也鳶也鷂也鷂肩也洞精矐

眇洞通也矐音它蕩反說文目睛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裁能書計

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

挽滿猶引強也藝經

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

格五

前書吾丘壽王善格

五音義云塞也音蘇代反說文曰塞行棊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

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六博

楚詞曰琨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博經

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

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

蹴鞠

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

國之時蹴鞠兵執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意錢之戲

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

即攤錢也

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

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

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

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

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

為洛陽令

安慰放家欲以滅口

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

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不疑

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繼祿太后臨朝詔冀與

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

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

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跋扈猶強梁也

冀聞深

惡之遂令左右進鳩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
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
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
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
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
人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
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
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
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
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

萬加賜赤綬比長公主

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

壽色美而

善為妖態作愁眉唬妝僇馬髻折腰步齟齒笑

風俗通曰

愁眉者細而曲折唬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僇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為京師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

服之制作平上駟車

鄭玄注周禮云駟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

制上平異于常也

埤幘狹冠

埤下也音頻爾反一音皮彼反

折上巾

蓋折其上巾之上

角擁身扇

大扇也

狐尾單衣

後裾曳地如狐尾也

性忌害如鉗之鉗物也甄音女輒反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

美人友通期於順帝

友姓也東觀記友作支

通期有微過帝以

後漢書卷之四 漢書傳
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

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

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

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從貸錢五千萬。奮以

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

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

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

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劉放曰案古無妓女當作婦而

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畧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

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

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室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相當也柱壁

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疎青瑣謂鏤為綺文青瑣謂鏤為綺文青

而以青飾之也瑣謂刻為瑣文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磴陵跨水道架虛為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

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

里九坂以象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

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

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

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

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

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

殆將千里又起兔苑于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

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

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歿嘗有西域賈胡不

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于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

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

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賤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

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畧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而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

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順神。薛廣

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于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

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

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

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

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

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

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

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

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

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歿于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寮側

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婿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

北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

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暉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暉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殿騎騶騎也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曰左右六百石主劔戟士徹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

彪共圖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收冀大將軍印
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
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
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
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
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
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
事卒從中發卒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
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

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
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
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
能以愿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夫宰相運動樞極

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

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
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

阻飢之危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

猶尸祿終制
謂薄葬也

况乃傾側孽昏

商遣冀不疑與曹
守為交友也

傳寵

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

謂統初與竇融
定計歸光武

褒親幽憤

升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貪亂

善柔失刑
斷之道也

十二月三十日也情寒

其於國以業演况趁藉其衣昔桂尚書公并熈及下

其於國以業演况趁藉其衣昔桂尚書公并熈及下

